



走向何处

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绘画

李一著

- 长梦初醒
- 超前卫思潮
- 会议历史
- 包装自己
- 同步与接轨
- 中西后现代绘画之异

● 主编 刘纳 冯奇 姜静楠
中国社会出版社

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绘画

45B—4

走向何处

李一著

hai zhu yi yi dang dai hui hua

(京)新登字 0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何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绘画 / 李一著. —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 年. 10

ISBN 7-80088-547-X

I. 走… II. 李… III. 现代主义—关系—绘画—艺术评论 IV. ①J110.99②J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1243
号

走向何处

——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绘画

李一著

责任编辑 向飞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北京顺义板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8.375 插页：2 字数 147 千字

1994 年 10 月 第一版 199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6.50 元

ISBN7-80088-547-X/J·24



第二章 现代主义

走向何处

●

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绘画

责任编辑：向 飞
封面设计：钟 嵘

ISBN 7-80088-547-X



9 787800 885471 >

● 中国社会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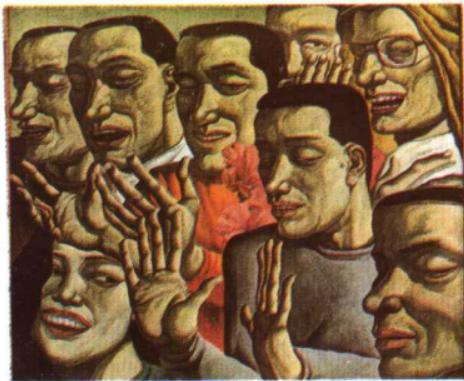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itong.com



hou xian



徐弘《女人们》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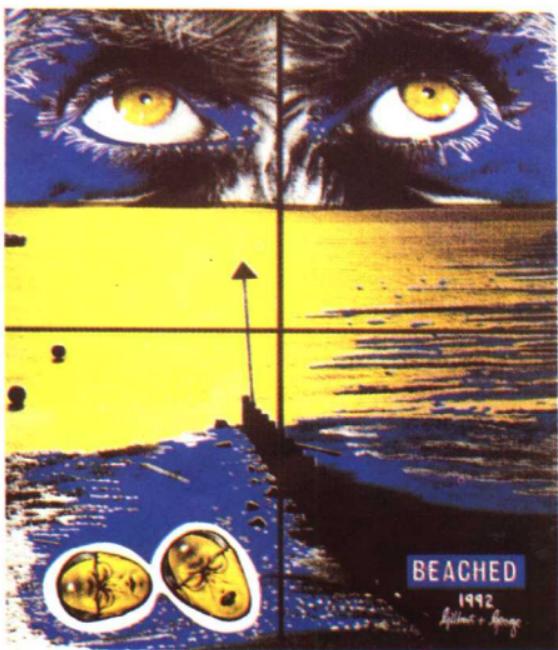
邓箭今《做个快乐人》 1993



魏野《文化反思》 1993



朱新建作品



彭 克《BRP》 1983

[英] 吉尔伯特·乔治《海滩》 1992



库 基《荒凉景色》1983

[美]基思·哈林在地铁作无题画

目 录

导论：风中梦醒 (1)

一、“后”风乍起 (1)

二、风中观风 (13)

西 方 篇

后现代文化倾向下的西方绘画

第一章：运行之迹 (49)

一、波普艺术——后现代征兆 (50)

二、光效应绘画——后现代幻景 (62)

三、锋刃画——后现代锋芒 (71)

四、超级现实绘画——后现代写真 (78)

五、观念艺术——后现代探索 (86)

六、电脑画——后现代奇观 (99)

七、新绘画——后现代新动向 (102)

八、地铁画——特殊环境的后现代绘画

..... (126)

第二章：运行之思 (131)

一、“现代”之衰与“后现代”之兴 (134)

二、绘画观念之变 (145)

三、辩证发展	(157)
四、隔岸审视	(167)
中 国 篇	
神州画坛的后现代倾向	
第三章：模糊中的预演	(177)
一、接受与变形	(184)
二、预习大会演	(205)
第四章：多元与分化	(227)
一、“后新时期”动向	(227)
二、“玩艺术”与“当下状态”	(248)
结束语	(260)
后记	(263)

导论：风中梦醒

一、“后”风乍起

本世纪多风，世纪末风势更大。

比如近年来后现代主义旋风正从欧美大陆穿过太平洋上空的高压气槽旋转到中国，而且越旋越大，把曾在中国刮得很猛烈的现代主义之风也裹携进去。

相比而言，后现代主义这后起的风踏进黄种人居住的黄土地，不像现代主义到来时那样喊破嗓子，声嘶力竭，故意让人感到它天经地义，威力无边；那样激起了一些中国人的愤怒，以至于把它当成洪水猛兽。后现代主义似乎比较平和，让人感到甜滋滋的，如同北京街头麦当劳的快餐，吃一下感觉味道不错，而且价钱也不贵，作出这“洋味”不是那“洋味”的评价。后现代主义在人们不知不觉时，十分自然地渗透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传媒就是力量的今天，它的传播是极为迅速的。当学术界从理论上注意这一问题时，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扩散已成气候。从现在到 21 世纪仅有不足 6 年的时间，后现代主义或许是

西方文化思潮在 20 世纪内冲击中国的最后一次。

记得一位已经长眠的伟人曾经教导青年人要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成长。是的，生活在多风多浪的 20 世纪，中国人也只有经过去未经过的风雨，见过去未见过的世面，也只能在风浪中成长起来。且不说伟人们在风浪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是在风浪中大大增加了生活阅历，丰富了生活的内涵，甚至脱胎换骨。

风起云涌，大潮迭起是 20 世纪中国的显著特征。风大了，自然成风潮，浪大了，自然成浪潮。本世纪初有五四新文化思潮，新中国成立后有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文化大革命高潮、改革开放大潮、出国大潮、商业大潮……，堪称接连不断。每一种大潮的掀起，都在这个世纪的中国人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痕迹。在潮起潮落中，西方的各种主义被引进中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相继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70 年代后，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现代主义又风行中国，着实令许多人振奋不已。

对风潮和主义最为敏感的是文艺。几乎每一种思潮的来临都是由文艺作为开路先锋的。欧风美雨的袭来，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和融合，在文艺方面最为明显。无论是舶来的电影、话剧、油画、芭蕾舞，还是在本土产生的新诗、朦胧诗、白话文小说、新文人画，

都走在时代的前列，艺术家以天生的敏感，捕捉时代的脉搏。仅以绘画中的油画为例，80年代以来，新出现了古典风、折衷主义、新生代艺术、波普风、新写实主义、边缘派等流派，这些新流派都标志着时代的新动向。

稍作对比：在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70年末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文化领域颇流行“新”字，如“新文化”、“新诗”、“新风尚”、“新青年”、“新时代”、“新知识分子”、“新时期”、“新潮美术”、“新方法”、“新思维”、“新观念”、“新派”、“新星”等，将“新”字冠以前面，以示与“旧”相区别。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情况有了变化，“后”字渐渐用得多了起来。如“后新时期”、“后毛泽东时代”、“后殖民文化”、“后知识分子”、“后结构主义”、“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性”“后现实主义”、“后新潮小说”等，“后”是与“前”相对的，也表示区别。“新”和“后”在不同时期成为显著的字眼，明眼人是能从中体会出深刻的意义和时代的变化的，至少，可以感受到“后”风已刮了起来。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形成气候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尽管在80年代初就有人介绍过后现代主义，但当时的中国人正忙于接受现代主义，为现代主义的是是非非争得不亦乐乎，来不及关注后现代主义。直到1985年，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学者佛·杰姆逊，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权威，来到花园式建筑的北京大学讲授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后现代

主义才引起了青年学者们的关注。应该说，北京大学这所一向领风骚之先，一向站在文化思潮和政治斗争的风头浪尖的高校，率先开始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传播。不过 1985 年的学术界，关注后现代主义的仍然是少数人。或者说大多数人还不大注意现代和后现代之分。真正引起学术界广泛思考的是 1989 年后，面对后现代艺术的日益活跃，一批青年学者才一方面翻译介绍后现代主义理论，一方面用理论武装后的批评策略，展开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以王岳川、张颐武、陈晓明、王宁、吴亮、王治河为代表的中青年学者围绕着后现代主义活跃在各报刊上，就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艺术、后现代美学的出路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后现代主义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理论论坛。佛·杰姆逊、哈贝马斯、利奥塔德、哈桑、佛克马、伯顿斯等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著述和观点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反响。“无中心”、“不确定性”、“平面感”、“时间滞后”、“时间缺失”、“边缘人”、“零散化”、“碎片”、“他者”以及“怎么都行”、“过把瘾就死”等逐渐成为时髦的话语。后现代主义学术讲座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高校和研究机构频繁举行，电视、报刊等传媒机构也纷纷介绍后现代艺术。1994 年，中国第一届“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有的学者已经断言，后现代主义研究在目前已具

有显学的趋势。

至少,后现代主义是1989年后中国的一个研究热点,一些后现代主义研究者也以站在当下学术前沿而自居,以为后现代研究是与西方世界接轨、与国际文化趋同的切入点。先锋派的先锋心态是不言而喻的,但无法否认的是,中国的所谓先锋是西方先锋之后的先锋,后现代主义出现在中国,在中国的确是前卫的,但与后现代主义的原生地欧美相比,它的移植和成长都较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的“后”,也有起步较晚,落后于西方的意思,这样说可能会使一些人不高兴,但的确如此。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在欧美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泛文化思潮,热闹得不可开交,而中国呢?此时正在上演史无前例“文革”悲剧。别说后现代主义,就是古典主义、现代主义也一概不许入内。直到文革后国门再开,当西方各种思潮再次涌来时,我们才逐渐了解西方六七十年代的一些事情。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再次迎接欧风美雨的袭击,在深感落后的的情况下,再一次开始了向西方追赶的征程。

本世纪不仅多风,而且多梦。

一位学者曾经吟诗道:“有梦不觉人生寒。”在多风多雨的季节,无数的文化人在编织着无数的文化梦。每一次风潮的掀起,总与各种各样的梦有着密切的关系。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强大,经济的繁荣,科学的发展,文化的复兴,使一代又一代文化人“梦里寻

它千百度”。百余年来，许多梦都被“落后”这一心理情绪所缠绕，而落后就要挨打又是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来总结出的最惨痛的教训。无论是 19 世纪末的被迫开放，还是 20 世纪末的主动开放，文化人都患有落后恐慌症。1840 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洋枪洋炮一响，惊醒了一批传统文人的美梦，魏源等人首先睁开双眼看世界了，他们发现汉唐雄风离中国已经很久远，中国也不是“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的盛世，面对的外族已不再是古老的剽悍善战的游牧部落，而是西方的近代工业国家。中国落后了，并尝到了挨打的滋味。魏源开始反思，提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这位思想先驱者开始放眼海外，详尽介绍当时所能了解的外国各方面的情况。他所写的《海国图志》，详尽地介绍了当时所能了解的外国的各方面的情况，为国人描绘出一幅有关世界的新的图像。作为先驱者，传统思想在魏源头脑中还占有支配的地位，还按照传统的“夷夏之辩”将外国称为“夷”。魏源之后，带有轻视色彩的“夷”字越用越少，多在控诉侵略者时使用，这标志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意识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洋”字，在外国的人和物名前面加一洋字，如“洋人”、“洋火”、“洋枪”、“洋文”等等。并出现了洋务派，洋务运动。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洋务运动搞了 30 年，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正式提出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引

进西方自然知识，选派学生留学出国，建设新式海军，梦想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求强求富。因种种原因，洋务派的意愿和蓝图并没有实现。30年的洋务运动，中国不但没有富强起来，反而更贫弱了。不过洋务运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潮的知识分子，如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是洋务派当时派到英国的留学生之一。

进入20世纪，知识分子的落后恐慌心态更为严重。因为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现实。西方列强一方面以其现代化的军事力量袭击古老的中国大地，另一方面，又以殖民主义的方式猛烈侵吞中国的文化财富，在中国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者说，殖民主义者以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开路先锋，向中国传播西方的意识形态，目的是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树立起中心权威，制造出一西方中心神话。无论传教士们打出诸如“关心受苦受难的人们”等幌子，也无论他们是何等的虔诚，但总掩盖不了居高临下的心态。中国有识之士是看破了这一点的，惊呼“中西文化冲突”，以此希冀抵抗西方的文化意识的长驱直入，而葆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元气。但在20世纪初，喊出这呼声的人毕竟是少数，在欧风美雨的袭击下，这呼声显得微乎其微，几乎淹没在追赶西方的大潮中，处于国家存亡、民族生死关头的激进知识分子，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开始了全面向西方文明追逐的征